寄生蟲學科的頂梁柱
– 李秀雄教授 專訪

與「寄生蟲」因緣際會的相遇.....



午休時間一到，同學們一手拿著便當，一手夾著教科書，急急忙忙地衝進教室準備卡一個最好的位置 。上課鐘響，便可看到一個從容不迫的頎長身影步向講台，不疾不徐道：「各位同學，有沒有人可以舉例食品媒介之線蟲類寄生蟲？」

寄生蟲科的李秀雄教授，是中山醫專牙科的第五屆畢業生。畢業後卻一反常態，不若同學選擇自行開業，而是到台北一間頗負盛名的醫院應徵牙醫師。身為社會新鮮人的他，巧遇當時同為牙醫師的董事長夫人，一番寒暄過後，董事長夫人冷不防開口邀請原是到這裡應徵工作的李教授，前往中山醫擔任助教。

當下一頭霧水的他，追問之下得知，當時高雄醫學院的謝獻臣教授，剛從非洲回來，學校盛情邀請其到校擔任兼任教授。初來乍到的謝教授，一踏進學校便展現犀利的性格，劈頭就問：「這裡有沒有實驗室？沒有實驗室，寄生蟲學不能上！」因為謝教授實在來頭不小，當時的董事長為了留住如此頂尖的人才，馬上承諾設立實驗室，並替謝教授找個助教。

李教授便是這樣因緣際會進入中山醫服務。當時諸如微生物科、病理科的實驗室都已經成立，唯獨寄生蟲學科沒有專屬實驗室，因此在實驗室建置完成前，李教授是到解剖室上班的。「最初，我也不曉得追隨學習的這位教授名聲這麼響亮。總之我到解剖室上班的時候，他們就搬一把椅子給我在那邊坐著，我整個茫然，也不知道要幹嘛.....。」

早期牙醫學系並不需要修習寄生蟲學，可想而知，對剛畢業沒多久的李教授還是個需要時間探索的領域。「那個時候，寄生蟲學老師是由台中的開業醫師來兼課，學生並沒有實驗課程。所以當謝教授到中山醫來授課，便堅持一定要進行實驗課程。於

是，我週一到週五會跟著謝教授前往高醫隨班附讀，學習如何做實驗。這樣的訓練紮紮實實地持續了一整年，之後我就開始正式帶實驗課了。隨著在寄生蟲學科專業知識和技術的積累，慢慢地就發現，我好像可以在這個學科生存下去……」李教授笑道。

「不過，老實說在學術方面我的成就不是很高，因為太早踏入行政工作，進入中山醫第二年就接任課外指導組主任了。」此後李教授就一直兼任行政與教學的工作。直至 1989 年，才在謝獻臣教授及陳瑩霖教授推薦下前往日本進修；除了增強自己的專業素養，這趟研習更帶有另一層意義。「我當講師的時候，十四年半都在教務處做行政，眼看別人的職等一路升上去，而我還在當講師……」李教授嘆道。

原來，教育部的升等制度相當現實，倘若沒有論文成績，升等便格外困難，但出國一大障礙便是語言的隔閡，李教授謙遜的說：「我只能聽得懂大概，所以我的畢業論文是一個字一個字的查，把日文字典翻爛了才生出來的。」

披荊斬棘，拾階前瞻

韶光隨著日月悄悄流逝，他自踏進教務處的門，前後砥礪了十四年，同時見證中山從醫專改制醫學院的成長歷程；之後轉任學務長、副校長，繼續為改制醫大努力。

「中山是民國 49 年創校，51 年改醫專，66 年改制醫學院。在改制醫學院以後，很多像我們這些專科畢業生就說要回來補修學分，而學校當時制度尚未完善，每學年每個科目的學分數都不盡相同。天哪，將近二十屆的畢業生，每一屆畢業學分數都不一樣！所以必須整理一個統一的學分表，讓大家能夠回來補修學分。」

考慮到這些學生都是在職生，李教授便火速北上向教育部爭取週六週日上課，可惜當時教育部無法接受。但反觀現下在職專班、學程班皆利用週六週日上課，足見李教授思維之先進，總是能跳脫固有框架，將學生權益擺在第一位。

「另外不得不提的是，早期醫院的醫師比較少重視教授的資格，後來繼蔡嘉哲校長後，林中生校長便積極推動讓臨床醫師一定要具備教授的資格，因當時醫院評鑑是一級主管都要有教授資格，民國 89 年我當副校長，林中生校長推動研究風氣最為強力。因此直到現在，附設醫院的醫師都戰戰兢兢，如果教職沒升等，甚至連主治醫師都升不上去。簡單來說，現在在中山醫沒有博士、教授的頭銜，很容易被淘汰。」

李教授從未放大自己的功勞，反而將一切成就全數歸功林中生校長的推動，以及校內無數同仁的齊心打拼，才讓中山醫日漸成長茁壯，也終於迎來自「私立中山醫學院」改制「中山醫學大學」的嶄新時代。

思想起～暗夜中的良善星光

回顧關於學生的舊往點滴，尚未落灰的記憶便如幻燈片般一幕幕在李教授的腦海中播放。李教授感慨的說，在他擔任學務長的第一天，便碰到令無數人痛徹心扉的921大地震。

依循往例，社團迎新會都在開學第一週的星期一舉辦，前一天晚上學生們會留在校園內進行彩排，921大地震就發生在禮拜一的凌晨一點多。當時彩排的上百名學生，二話不說立即大動員，他們一階一階爬著樓梯，迅速而又小心翼翼地將醫院裡所有高樓層的病人們都揹下來。在這個最漫長的黑夜之中，學生們揮灑無悔的汗水，持續積極的協助救災，讓社會及學校都看見了中山醫學生善良的本質，看見那內蘊心底，發散於外的強大而溫暖的人性光輝。

因此，李教授一直相當認同學生的社團活動，看到學生們半夜一兩點仍在籌備社團，便深深感受到學生對社團活動全力奉獻的年輕生命力。「因此我也經常會帶著學生社團到仁愛鄉、信義鄉等地區辦活動，為關懷偏鄉貢獻一己之力。」

感恩知遇，敬業相報

對於最感謝的人，一向幽默輕鬆的李教授斂起表情，以相當感性認真的口吻如此說道：「我在國內最感謝的有三個人。不過，在此先說抱歉，我這名單並非是校長、董事長，而是我寄生蟲學的兩位高醫的老師：謝獻臣教授以及陳瑩霖教授。兩位教授不但開拓我在專業領域的見識，讓我看見自己的能耐，更推薦我到日本去念書。他們完全不因我是中山醫的學生而持有偏見或忽略輕視。而且兩位恩師都不喝酒，所以我也不用做令人頭疼的應酬。另外一位就是蕭松瑞教授，多虧了他的細心的指導，我在行政方面才越發得心應手。」

李教授將無盡的感恩化為行動，無論在行政或教學皆盡心竭力，而豐富的專業學識與行政經驗歷練，加上風趣幽默的性格，讓他在大家心目中總居一席之地。

無畏風雨，古意中山人

令中山人感到自豪的是，幾乎所有的私立院校都曾經被教育部接管過，唯獨中山醫沒有。「中山能夠一直不被外力翻轉，實在非常不簡單。」

中山醫自如磐風雨中一路走來，其中醫學系更曾遭教育部勒令減招、停招，當時

幾乎所有人都感到前景一片寂涼黯淡，岌岌可危。然而，正所謂梅花香自苦寒來，學校在各個歷程中碰到的阻撓、挑戰，都仰賴校內師生同仁們和衷共濟，勇於面對最終總能攻克重重障礙。「在中山醫的這幾年，經歷了很多、也看了很多；迎來不勝枚舉的困難，這個過程是複雜的。但面對它的態度是單純的，那股不願屈服的韌性，支持我們走到了現在。」

「我覺得，就人文這點來說，即使物換星移，中山醫的老師以及學生卻始終帶著『古意』的特質。」李教授想了想，笑著補充道：「而且中山醫的學生只拉過一次白布條喔！」

為何會以「古意」作為形容中山人的特質呢？李教授這樣回答，「中山醫不太會特別包裝、行銷自己，重點是學校根本不擅長這些。你看過我們在外面登廣告嗎？我之所以覺得要用『古意』這個接地氣的形容，是因為我們中山人總是有著強韌的本性，內向溫和的特質，雖不善張揚，卻總是腳踏實地的默默耕耘。」

僅僅介於一瞬間的吐息，便承載五十餘年的流光。白駒過隙之間，這位寄生蟲學科的頂梁柱，看到的是中山人無畏風雨，勤懇踏實的精神，更是那無懼於大環境變遷，仍執著向前走的中山醫大。

（醫社系 105 級　曾國亞　撰文）

